

程

紅樓夢卷八十二

第八十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驚惡夢

話說寶玉下學回來見了賈母賈母笑道好了如今野馬上了籠頭了去罷見見你老爺回來散散兒去罷寶玉答應着去見賈政賈政道這早晚就下了學了麼師父給你定了工課沒有寶玉道定了早起理書飯後寫字晌午講書念文章賈政聽了點點頭兒因道去罷還到老太太那邊陪着坐坐去你也該學些人功道理別一味的貪頑晚上早些睡天天上學早些起來你聽見了寶玉連忙答應

續像系樓裏
幾個是退出來忙忙又去見王夫人又到賈母那邊打了個照面兒趕着出來恨不得一走就走到瀟湘館纔好剛進門口便拍着手笑道我依舊回來了猛可裡倒唬了黛玉一跳紫鵲打起簾子寶玉進來坐下黛玉道我恍惚聽見你念書去了這麼早就回來了寶玉道噯呀了不得我今日不是被老爺叫了念書去了麼心上倒像沒有和你們見面的日子了好容易熬了一天這會子瞧見你們竟如死而復生的一樣真真古人說一日三秋這話再不錯的黛玉道你上頭去過了沒有寶玉道都去過了黛玉道別處呢寶玉道沒有去黛玉道你也該瞧瞧他們去寶玉

道我這會子懶待動了只和妹妹坐着說一會子話見罷老爺還叫我早睡早起只好明日再瞧他們去了黛玉道你坐坐兒可是正該歇歇兒去了寶玉道我那裡是乏只是悶得慌這會子偕們坐着纔把悶散了你又催起我來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鵲把我的龍井茶給二爺沏一盃二爺如今念書了比不得頭裡紫鵲笑着答應去拿茶葉叫小了頭子沏茶寶玉接着說道還提甚麼念書我最厭這些道學話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誑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賢立言好些的不過拿些經書奏搭奏搭也罷了更有一種可笑的肚子裡原沒有甚麼東

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還自以爲博奧這那裡是闡發聖賢的道理目下老爺口口聲聲要我學這個我又不肯違拗你這會子還提念書呢黛玉道我們女孩兒家雖然不要這回但小時跟着你們雨村先生念書也曾看過內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遠的那時候雖不大懂也覺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這個也清貴些寶玉聽到這裡覺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從來不是這樣人怎麼也這樣勢慾薰起心來又不敢在他跟前駁回只在鼻子眼裡笑了一聲正說着忽聽外面兩個人說話却是秋紋和紫鵑只聽秋紋道襲人姐姐叫我老太太那裡

接去誰知却在這裡紫鵑道我們這裡纔泡了茶索性讓他喝了再去說着二人一齊進來寶玉和秋紋笑道我就過云又勞動你來找秋紋未及答言只見紫鵑道你快喝了茶去罷人家都想了一天了秋紋啐道呸好混帳了頭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起身纔辭了出來黛玉送到屋門口兒紫鵑在台階下站着寶玉出去纔回房裡來却說寶玉回到怡紅院中進了屋子只見襲人從裡間迎出來便問回來了麼秋紋應道二爺早來了在林姑娘那邊來的寶玉道今日有事沒有襲人道事却没有方纔太太叫鴛鴦姐姐來吩咐我們如今老爺發狠叫你念書如有了鬢

們再敢和你頑笑都要照着晴雯司棋的例辦我想伏侍你一場賺了這些言語也沒什麼趣兒說着便傷起心來寶玉忙道好姐姐你放心我只好生念書太太再不說你們了我今兒晚上還要看書明日師父叫我講書呢我要使喚橫豎有麝月秋紋呢你歇歇去罷襲人道你要真肯念書我們伏侍你也是歡喜的寶玉聽得了趕忙吃了晚飯就叫點燈把念過的四書翻出來只是從何處看起翻了一本看去章章裡頭似乎明白細按起來却不狠明白看着小註又看講章鬧得梆子下來了自已想道我在詩詞上覺得很容易在這個上頭竟沒頭腦便坐着呆呆的

歇想襲人道歇歇罷做工夫也不在這一時的寶玉嘴裡只管胡亂答應麝月襲人纔伏侍他睡下兩個纔也睡了及至睡醒一覺聽得寶玉炕上還是翻來覆去襲人道你還醒着呢麼你倒別混想了養養神明兒好念書寶玉道我也是這樣想只是睡不着你來給我揭去一層被襲人道天氣不熱別揭罷寶玉道我心裡煩躁的狠自把被窩褪下來襲人忙爬起來按住把手去他頭上一摸覺得微微有些發燒襲人道你別動了有些發燒了寶玉道可不是襲人道這是怎麼說呢寶玉道不怕是我心煩的原故你別吵嚷省得老爺知道了必說我裝病逃學不然怎麼

病的這樣巧明兒好了原到學裡去就完事了襲人也覺得可憐說道我靠着你睡罷便和寶玉搥了一回脊梁不知不覺大家都睡着了直到紅日高升方纔起來寶玉道不好了晚了急忙梳洗畢問了安就往學裡來了代儒已經變着臉說怪不得你老爺生氣說你没出息第二天你就懶惰這是甚麼時候纔來寶玉把昨兒發燒的話說了一遍方過去了原舊念書到了下晚代儒道寶玉有一章書你來講講寶玉過來一看却是後生可畏章寶玉心上說這還好幸虧不是學庸問道怎麼講呢代儒道你把節旨句子細細兒講來寶玉把這章先朗朗的念了一遍說

這章書是聖人勉勵後生教他及時努力不要弄到說到這裡抬頭向代儒一瞧代儒覺得笑了一笑道你只管說講書是沒有甚麼避忌的禮記上說臨文不諱只管說不要弄到什麼寶玉道不要弄到老大無成先將可畏二字激發後生的志氣後把不足畏二字驚惕後生的將來說罷看着代儒代儒道也還罷了串講呢寶玉道聖人說人生少時心思才力樣樣聰明能幹實在是可怕的那裡料得定他後來的日子不像我的今日若是悠悠忽忽到了四十歲又到五十歲既不能發達這種人雖是他後生時像個有用的到了那個時候這一輩子就沒有怕

他了代儒笑道你方纔節旨講的到清楚只是句子裡有些孩子氣無聞二字不是不能發蹟做官的話聞是實在自己能發明理見道就不做官也是有聞了不然古聖賢有遯世不見知的豈不是不做官的人難道也是無聞麼不足畏是使人料得定方與焉知的知字對針不是怕的學眼要從這裡看出方能入細你懂得不懂得寶玉道懂得了代儒道還有一章你也講一講代儒往前揭了一篇指給寶玉寶玉看是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寶玉覺得這一章却有些刺心便陪笑道這句話沒有什麼講頭代儒道胡說譬如場中出了這個題目也說沒有做頭麼寶

玉不得已講道是聖人看見人不肯好德見了色便好的了不得殊不知德是性中本有的東西人偏都不肯好他至於那個色呢雖也是從先天中帶來無人不好的但是德乃天理色是人慾人那裡肯把天理好的像人慾是的孔子雖是歎息的話又是望人回轉來的意思并且見得人就有好德的好得終是浮淺直要像色一樣的好起來那纔是真好呢代儒道這也講的罷了我有句話問你你既懂得聖人的話爲甚麼正犯着這兩件病我雖不在家中你們老爺也不會告訴我其實你的毛病我却盡知的做一個人怎麼不望長進你這回見正是後生可畏的時

候有聞不足畏全在你自己做去了我如今限你一個月把念過的舊書全要理清再念一個月文章已後我要出題目叫你做文章了如若懈怠我是斷乎不依的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你好生記着我的話寶玉答應了也只得天天按着功課幹去不提且說寶玉上學之後恰紅院中甚覺清淨閒暇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綉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功課了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早要如此晴雯何至弄到沒有結果兔死狐悲不覺滴下泪來忽又想到自己終身本不是寶玉的正配原是偏房寶玉的爲人却還拿得住只怕娶了一個利害的自已便是尤二姐香菱後身素來看着賈母王夫人光景及鳳姐兒往往露出話來自然是黛玉無疑了那黛玉就是个多心人想到此際臉紅心熱拿着針不知戳到那裡去了便把活計放下走到黛玉處去探探他的口氣黛玉正在那裡看書見是襲人欠身讓坐襲人也連忙迎上來問姑娘這幾天身子可大了黛玉道那裡能殼不過略硬朗些你在家裡做甚麼呢襲人道如今寶二爺上了學房中一點事兒沒有因此來瞧瞧姑娘說說話兒說着紫鶻拿茶來襲人忙站起來道妹妹坐着罷因又笑道我前兒聽見秋紋說妹妹背地裡說我們甚麼來着紫鶻

紫鶻

也笑道姐姐信他的話我說寶二爺上了學寶姑娘又隔斷了連香菱也不過來自然是悶的襲人道你還提香菱呢這纔苦呢撞着這位太歲奶奶難爲他怎麼過把手伸着兩個指頭道說起來比他還利害連外頭的臉面都不顧了黛玉接着道他也該受了尤二姑娘怎麼死了襲人道可不是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外面名聲也不好聽黛玉從不聞襲人背地裡說人今聽此話有因便說道這也難說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襲人道做了旁邊人心裡先怯了那理倒敢去欺負人呢說着只見一個婆子在

院裡問道這裡是林姑娘的屋子麼那位姐姐在這裡呢雪雁出來一看模模糊糊認得是薛姨媽那邊的人便問道做什麼婆子道我們姑娘打發來給這裡林姑娘送東西的雪雁道畧等等兒雪雁進來回來了黛玉黛玉便叫領他進來那婆子進來請了安且不說送什麼只是覷着眼瞅黛玉看的黛玉臉上倒不好意思起來因問道寶姑娘叫你來送什麼婆子方笑着回道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回頭又瞧見襲人便問道這位姑娘不是寶二爺屋裡的花姑娘麼襲人笑道媽媽怎麼認得我婆子笑道我們只在太太屋裡看屋子不大跟太太

姑娘出門所以姑娘們都不大認得姑娘們碰着到我們那邊去我們都模糊記得說着將一個瓶兒遞給雪雁又回頭看看黛玉因笑着向襲人道怨不得我們太太說這林姑娘和你們寶二爺是一對兒原來真是天仙似的襲人見他說話造次連忙岔道媽媽你乏了坐坐吃茶罷那婆子笑嘻嘻的道我們那裡忙呢都張羅琴姑娘的事呢姑娘還有兩瓶荔支叫給寶二爺送去說着顛顛巍巍告辭出去黛玉雖惱這婆子方纔冒撞但因是寶釵使來的也不好怎麼樣他等他出了屋門纔說一聲道給你們姑娘道費心那老婆子還只管嘴裡咕咕嚶嚶的說這樣好

模樣兒除了寶玉甚麼人經受的起黛玉只懣沒聽見襲人笑道怎麼人到了老來就是混說白道的叫人聽着又生氣又好笑一時雪雁拿過瓶子來與黛玉看黛玉道我懶得吃拿了擱起去罷又說了一回話襲人纔去了一時晚粧將卸黛玉進了套間猛抬頭看見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間老婆子的一番混話甚是刺心當時黃昏人靜千愁萬緒堆上心來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紀又大了看寶玉的光景心裡雖沒別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見有半點意思深恨父母在時何不早定了這頭婚姻又轉念一想道儻若父母在別處定了婚姻怎能設似寶玉這般人

材心地不如此時尙有可圖心內一上一下輾轉纏綿竟好像轆轤一般歎了一回氣吊了幾點淚無情無緒和衣倒下不知不覺只見小了頭走來說道外面雨村賈老爺請姑娘黛玉道我雖跟他讀過書却不比男學生要見我做甚麼況且他和舅舅往來從未提起我也不便見的因叫小了頭回覆身上有病不能出來與我請安倒謝就是了小了頭道只怕要與姑娘道喜南京還有人來接說着又見鳳姐兒邢夫人王夫人寶釵等都來笑道我們一來道喜二來送行黛玉慌道你們說甚麼話鳳姐道你還粧甚麼呆你難道不知道林姑爺陞了湖北的糧道娶了一

位繼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摺在這裡不成事體因托了賈雨村做媒將你許了你的繼母甚麼親戚還說是續絃所以看人到這裡來接你回去大約一到家中就要過去的都是你繼母做主怕的是道兒上沒有照應還叫你璉二哥哥送去說的黛玉一身冷汗黛玉又恍惚父親果在那裡做官的樣子心上急着硬說道沒有的事都是鳳姐姐混鬧只見邢夫人向王夫人使個眼色兒他還不信呢偕們走罷黛玉含着淚道二位舅母坐坐去眾人不言語都冷笑而去黛玉此時心中乾急又說不出來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賈母在一處的是的心中想道此事

惟求老太太或還可救於是兩腿跪下去抱着賈母的腰
說道老太太救我我南邊是死也不去的況且有了繼母
又不是我的親娘我是情愿跟着老太太一塊兒的但見
老太太呆着臉兒笑道這個不干我事黛玉哭道老太太
這是甚公事呢老太太道續絃也好到多一副妝奩黛玉
哭道我若在老太太跟前決不使這裡分外的閒錢只求
老太太救我賈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終是要出嫁的
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終非了局黛玉道我在這裡情
愿自己做個奴婢過活自做自吃也是願意只求老太太
做主老太太總不言語黛玉抱着賈母的腰哭道老太太

你向來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緊急的時候怎麼
全不管不要說我是你的外孫女只是隔了一層了我的
娘是你的親生女兒看我娘分上也該護庇些說着撞在
懷裡痛哭聽見賈母道鴛鴦你來送姑娘出去歇歇我倒
被他鬧乏了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無用不如尋個自
盡站起來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沒有親娘便是外祖母與
舅母姊妹們平時何等待的好可見都是假的又一想今
日怎麼獨不見寶玉或見一面看他還有法兒便見寶玉
站在面前笑嘻嘻的說妹妹大喜呀黛玉聽了這一句話
越發急了也顧不得甚麼了把寶玉緊緊拉住說好寶玉

我今日纔知道你是個無情無義的人了寶玉道我怎麼無情無義你既有了人家兒們各自幹各自的了黛玉越聽越氣越沒了主意只得拉着寶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誰去寶玉道你要不去就在這裡住着你原是許了我的所以你纔到我們這裡來我待你是怎麼樣的你也想想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許過寶玉的心內忽又轉悲作喜問寶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寶玉道我說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話你就瞧瞧我的心說着就拿着一把小尖刀子往胸口上一劃只見鮮血直流黛玉嚇得魂飛魄散忙用手握着寶玉的心窩哭

道你怎麼做出這個事來你先來殺了我罷寶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給你瞧還把手在劃開的地方兒亂抓黛玉又顛又哭又怕人撞破抱住寶玉痛哭寶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沒有了活不得了說着眼睛往上一番咕咚就倒了黛玉拚命放聲大哭只聽見紫鵝叫道姑娘姑娘怎麼魔住了快醒醒兒脫了衣服睡罷黛玉一番身却原來是一場惡夢喉間猶是哽咽心上還是亂跳枕頭上已經濕透肩背身心但覺冰冷想了一回父親死得久了與寶玉尙未放定這是從那裏說起又想夢中光景無倚無靠再真把寶玉死了那可怎麼樣了一時痛定思痛神魂俱亂又

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點兒汗，扎掙起來，把外罩大襖脫了，叫紫鵲蓋好了被窩，又躺下，又翻來覆去，那裏睡得着，只聽得外面淅淅颯颯，又像風聲，又像雨聲，及停了一會子，又聽得遠遠的吆呼聲兒，却是紫鵲已在那裏睡着，鼻息出入之聲，自己扎掙着爬起來，圍着被坐了一會，覺得牕縫裏透進一縷涼風來，吹得寒毛直豎，便又躺下，正要朦朧睡去，聽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鴉雀兒的聲兒，啾啾唧唧，叫個不住，那牕上的紙隔着，屈子漸漸的透進清光來，黛玉此時已醒得雙眸炯炯，一回兒咳嗽起來，連紫鵲都咳嗽醒了，紫鵲道：「姑娘你還沒睡着麼？」又咳嗽

起來了，想是着了風了。這會兒牕戶紙發清了，也待好亮起來了，歇歇兒罷，養養神，別儘着想長想短的了。黛玉道：「我何嘗不要睡，只是睡不着，你睡你的罷。」說了，又嗽起來。紫鵲見黛玉這般光景，心中也自傷感，睡不着了，聽見黛玉又嗽，連忙起來，捧着痰盒。這時天已亮了，黛玉道：「你不睡了麼？」紫鵲笑道：「天都亮了，還睡甚麼呢？」黛玉道：「既這樣，你就把痰盒兒換了罷。」紫鵲答應着，忙出來換了一個痰盒兒，將手裡的這個痰盒兒放在桌上，開了套間門出來，仍舊帶上門，放下撒花軟簾，出來叫醒雪雁，開了屋門去，倒那盒子時，只見滿盒子痰痰中，好些血星，唬了紫鵲一跳。

不覺失聲道啜啜這還了得黛玉裡面接着問是甚麼紫
鶯自知失言連忙改說道手裡一滑幾乎擗了痰盒子黛
玉道不是盒子裡的痰有了甚麼紫鶯道沒有甚麼說着
這句話時心中一酸那眼泪直流下來聲兒早已岔了黛
玉因爲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或方纔聽見紫鶯在外邊
咤異這會子又聽見紫鶯說話聲音帶着悲慘的光景心
中覺了八九分便叫紫鶯進來罷外頭看涼着紫鶯答應
了一聲這一聲更比頭裡悽慘竟是鼻中酸楚之音黛玉
聽了涼了半截看紫鶯推門進來時尙拿手帕拭眼黛玉
道大清早起好好的爲甚麼哭紫鶯勉強笑道誰哭來早

起起來眼睛裡有些不舒服姑娘今夜大槩比往常醒得
時候更早罷我聽見咳嗽了大半夜黛玉道可不是越要
睡越睡不着紫鶯道姑娘身上不大好依我說還得自己
開解着些身子是根本俗語說的留得青山在依舊有柴
燒况這裡自老太太起那個不疼姑娘只這一句話
又勾起黛玉的夢來覺得心頭一撞眼中一黑神色俱變
紫鶯連忙端了痰盒雪雁拈着脊梁半日纔吐出一口痰
來痰中一縷紫血簌簌亂跳紫鶯雪雁臉都唬黃了兩個
在旁邊守着黛玉便昏昏躺下紫鶯看着不好連忙努嘴
兒叫雪雁叫人去雪雁纔出了屋門只見翠縷翠墨兩個

人笑嘻嘻的走來翠縷便道林姑娘怎麼這早晚還不出門我們姑娘和三姑娘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景兒呢雪雁連忙擺手兒翠縷翠墨二人到都嚇了一跳說這是甚麼原故雪雁將方纔的事一一告訴他二人二人都吐了吐舌頭兒說這可不是頑的你們怎麼不告訴老太太去這還了得你們怎麼這麼糊塗雪雁道我這裡纔要去你們就來了正說着只聽紫鵲叫道誰在外頭說話姑娘問呢三個人連忙一齊進來翠縷翠墨見黛玉蓋着被躺在牀上見了他二人便說道誰告訴你們了你們這樣大驚小怪的翠墨道我們姑娘和雲姑

娘纔都在四姑娘屋裡講究四姑娘畫的那張園子圖兒叫我們來請姑娘來不知姑娘身上又欠安了黛玉道也不是甚麼大病不過覺得身子略軟些躺躺兒就起來了你們回去告訴三姑娘和雲姑娘飯後若無事倒是請他們來這裡坐坐罷寶二爺沒到你們那邊去二人答道沒有翠墨又道寶二爺這兩天上學了老爺天天要查工課那裡還能像從前那麼亂跑呢黛玉聽了默然不言二人又略站了一回都悄悄就退出來了且說探春湘雲正在惜春那邊評論惜春所畫大觀園圖說這個多一點那個少一點這個太踈那個太密大家又議着題詩着人去

請黛玉商議正說着忽見翠縷翠墨二人回來神色匆忙
湘雲便先問道林姑娘怎麼不來翠縷道林姑娘昨日夜
裡又犯了病了咳嗽了一夜我們聽見雪雁說吐了一盒
子痰血探春聽了吃異道這話真麼翠縷道怎麼不真翠
墨道我們剛纔進去去瞧了瞧顏色不成顏色說話兒的
氣力兒都微了湘雲道不好的這麼着怎麼還能說話呢
探春道怎麼你這麼糊塗不能說話不是已經說到這裡
却咽住了惜春道林姐姐那樣一個聰明人我看他總有
些瞧不破一點半點兒都要認起真來天下事那裡有多
少真的呢探春道既這麼着偕們都過去看看儻若病的

利害偕們好過去告訴大嫂子回老太太傳大夫進來瞧
瞧也得個主意湘雲道正是這樣惜春道姐姐們先去我
回來再過去於是探春湘雲扶了小了頭都到瀟湘館來
進入房中黛玉見他二人不免又傷心起來因又轉念想
起夢中連老太太尚且如此何況他們況且我不請他們
他們還不來呢心裡雖是如此臉上却碍不過去只得勉
強令紫鵲扶起口中讓坐探春湘雲都坐在牀沿上一頭
一個看了黛玉這般光景也自傷感探春便道姐姐怎麼
身上又不舒服了黛玉道也沒甚麼要緊只是身子軟得
狠紫鵲在黛玉身後偷偷的用手指那痰盒兒湘雲到底

年輕性情又兼直爽伸手便把痰盒拿起來看則已
看了唬的驚疑不止說這是姐姐吐的這還了得初時黛
玉昏昏沈沈吐了也沒細看此時湘雲這麼說回頭看時
自己早已灰了一半探春見湘雲昌失連忙解說道這不
過是肺火上炎帶出一半點來也是常事偏是雲了頭不
拘甚麼就這樣蠍蠍螫螫的湘雲紅了臉自悔失言探春
見黛玉精神短少似有煩倦之意連忙起身說道姐姐靜
靜的養養神罷我們回來再瞧你黛玉道累你二位恬着
探春又囑咐紫鵲好生留神伏侍姑娘紫鵲答應着探春
纔要走只聽外面一個人嚷起來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厭薄八股却有意思博取功名不得不借作梯
階作者借寶黛兩人口中俱爲道破

代儒講書真是對症下藥善於教子弟者

寶玉是夜發熱先爲心痛引子如此小事亦有先伏
後應文章細而且活

寫黛玉夢境恍恍惚惚迷迷離離的是夢中境界真
傳神入妙之筆

以寶玉剖心跌倒爲哭醒出夢尤無妙絕而寶玉是
夜心痛又與夢暗合夢與神通神與夢合是耶非耶

真疑鬼疑神之筆

黛玉之天亡於斯已決

惜春畫大觀園圖久不提起故用閒筆略描又於探春湘雲口中評論多少疎密以見圖稿尚未定局
惜春說黛玉總是看不破天下事那裡有多少真的
已是出家人口氣

紅樓夢卷八十二終

紅樓夢卷八十三

第八十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話說探春湘雲纔要走時忽聽外面一個人嚷道你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個甚麼東西來這園子裡頭混攪黛玉聽了大叫一聲道這裡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兩眼反插上去原來黛玉住在大觀園中雖靠着賈母疼愛然在別人身上凡事終是寸步留心聽見窗外老婆子這樣罵着在別人呢一句是貼不上的竟像專罵着自己的自思一個千金小姐只因沒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這老婆

子來這般辱罵那裡委屈得來因此肝腸崩裂哭暈去了紫鵲只是哭叫姑娘怎麼樣子快醒轉來罷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過這口氣還說不出話來那隻手仍向牕外指着探春會意開門出去看見老婆子手中拿着拐棍趕着一個不乾不淨的毛了頭道我是爲照管這園中的花菓樹木來到這裡你做甚麼事來等我家去打你一個知道這了頭扭着頭把一個指頭探在嘴裡瞅着老婆子笑探春罵道你們這些人如今越發沒了王法了這裡是你罵人的地方兒嗎老婆子見是探春連忙陪着笑臉兒說道剛纔是我的外孫女兒看見我來了他就跟來了

我怕他鬧所以纔吆喝他回去那裡敢在這裡罵人呢探春道不用都說了快給我都出去這裡林姑娘身上不大好還不快去麼老婆子答應了幾個是說看一扭身去了那了頭也就跑了探春回來看見湘雲拉着黛玉的手只管哭紫鵲一手抱着黛玉一手給黛玉揉胸口黛玉的眼睛方漸漸的轉過來了探春笑道想是聽見老婆子的話你疑了心了麼黛玉只搖搖頭兒探春道他是罵他外孫女兒我纔剛也聽見了這種東西說話再沒有一點道理的他們懂得甚麼避諱黛玉聽了點點頭兒拉着探春的手道妹妹叫了一聲又不言語了探春又道你別心煩我

來看你是姊妹們應該的你又少人伏侍只要你安心肯吃藥心上把喜歡兒事想想能殼一天一天的硬朗起來大家依舊結社做詩豈不好呢湘雲道可是三姐姐說的那麼着不樂黛玉哽咽道你們只顧要我喜歡可憐我那裡趕得上這日子只怕不能殼了探春道你這話說的太過誰沒個病兒災兒的那裡就想到這裡來了你好生歇歇兒罷我們到老太太那邊回來再看你你要甚麼東西只管叫紫鵲告訴我黛玉流涕道好妹妹你到老太太那裏只說我請安身上畧有點不好不是甚麼大病也不用老太太煩心的探春答應道我知道你只管養着罷說

着纔同湘雲出去了這裏紫鵲伏着黛玉躺在牀上地下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傍邊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閉着眼躺了半晌那裏睡得着覺得圍裏頭平日只見寂寞如今躺在牀上偏聽得風响虫鳴聲鳥語聲人走的脚步响聲又像遠遠的孩子們啼哭聲一陣一陣的聒噪的煩躁起來因叫紫鵲放下帳子來雪雁捧了一盃燕窩湯遞與紫鵲紫鵲隔着帳子輕輕問道姑娘喝一口湯罷黛玉微微應了一聲紫鵲復將湯遞給雪雁自己上來攙扶黛玉坐起然後接過湯來擱在唇邊試了一試一手樓着黛玉肩背一手端着湯送到唇邊

黛玉微微睜眼喝了兩三口便搖搖頭兒不喝了紫鵑仍將盃遞給雪雁輕輕扶黛玉睡下靜了一時畧覺安頓只聽窗外悄悄說道紫鵑妹妹在家麼雪雁連忙出來見是襲人因悄悄說道姐姐屋裏坐着襲人也便悄悄問道姑娘怎麼看一面走一面雪雁告訴夜間及方纔之事襲人聽了這話也唬怔了因說道怪道剛纔翠縷到我們那邊說你們姑娘病了唬的寶二爺連忙打發我來看看是怎麼樣正說着只見紫鵑從裏間掀起簾子望外看見襲人點頭兒叫他襲人輕輕走過來問道姑娘睡着了嗎紫鵑點點頭兒問道姐姐纔聽見說了襲人也點點頭兒感着

眉道終久怎麼樣好呢那一位昨夜也把我唬了個半死兒紫鵑忙問怎麼了襲人道昨夜晚上睡覺還是好好兒的誰知半夜裡一疊連聲的嚷起心疼來嘴裡胡說白道只說好像刀子割了去的是的直鬧到打亮梆子一後纔好些了你說唬人不唬人今日不能上學還要請大夫來吃藥呢正說着只聽黛玉在帳子裡又咳喇起來紫鵑連忙過來捧痰盒兒接痰黛玉微微眼睜問道你和誰說話呢紫鵑道襲人姐姐來瞧姑娘來了說着襲人已走到牀前黛玉命紫鵑扶起一手指着牀邊讓襲人坐下襲人側身坐了連忙陪着笑勸道姑娘倒還是躺着罷黛玉道不

妨你們快別這樣大驚小怪的剛纔是說誰半夜裡心疼起來襲人道是寶二爺偶然魔住了不是認真怎麼樣黛玉會意知道是襲人怕自己又懸心的原故又感激又傷心因趁勢問道既是魔住了不聽見他還說甚麼襲人道也沒說甚麼黛玉點點頭兒遲了一日歎了一聲纔說道你們別告訴寶二爺說我不好看耽擱了他的工夫又呌老爺生氣襲人答應了又勸道姑娘還是躺躺歇歇罷黛玉點頭命紫鵲扶着歪下襲人不免坐在旁邊又寬慰了幾句然後告辭回到怡紅院只說黛玉身上略覺不受用也沒甚麼大病寶玉纔放心了且說探春湘雲出了瀟湘

館一路往賈母這邊來探春因囑咐湘雲說道妹妹回來見了老太太別像剛纔那樣冒冒失失的了湘雲點頭笑道知道了我頭裡是叫他唬的忘了神了說着已到賈母那邊探春因提起黛玉的病來賈母聽了自是心煩因說道偏是這兩個主兒多病多災的林了頭一來二去的大了他這個身子也要緊我看那孩子太是個心細眾人也不敢答言賈母便向鴛鴦道你告訴他們明兒大夫來瞧了寶玉就叫他到林姑娘那屋裡去鴛鴦答應着出來告訴了婆子們婆子們自去傳話這裡探春湘雲就跟着賈母吃了晚飯然後同回園中去不提到了次日大夫來了

瞧了寶玉不過說飲食不調着了點兒風邪沒大要緊疎散疎散就好了這裡王夫人鳳姐等一面遣人拿了方子回賈母一面使人到瀟湘館告訴說大夫就來了紫鵲答應了連忙給黛玉蓋好被窩放下帳子雪雁趕着收拾房裡的東西一時賈璉陪着大夫進來了便說道這位老爺是常來的姑娘們不用迴避老婆子打起簾子賈璉讓着進入房中坐下賈璉道紫鵲姐姐你先把姑娘的病勢向王老爺說說王大夫道且慢說等我診了脈聽我說了看是對不對若有不對的地方姑娘們再告訴我紫鵲便向帳中扶出黛玉的一隻手來攔在迎手上紫鵲又把錫子

連袖子輕輕的摟起不叫壓住了脈息那王大夫脈了好一回兒又換那隻手也診了便同賈璉出來到外間屋裡坐下說道六脈皆弦因平日鬱結所致說着紫鵲也出來站在裡間門口那王大夫便向紫鵲道這病時常應得頭暈減飲食多夢每到五更便醒過幾次卽日間聽見不于自己的事也必要動氣且多疑多懼不知者疑爲性情乖誕其實因肝陽虧損心氣衰耗都是這個病在那裡作怪不知是否紫鵲點頭兒向賈璉道說的狠是王大夫道既這樣就是了說畢起身同賈璉往外書房去開方子小廝們早已預備下一張梅紅單帖王太醫吃了茶因提筆

先寫道

六脈弦遲素由積鬱左寸無力心氣已衰關脈獨洪肝邪偏旺木氣不能踈達勢必上侵脾上飲食無味甚至勝所不勝肺金定受其殃氣不流精凝而爲痰血隨氣湧自然咳吐理宜踈肝保肺涵養心脾雖有補劑未可驟施姑擬黑逍遙以開其先復用歸肺固金以繼其後不揣其陋俟高明裁服

又將七味藥與引子寫了賈璉拿來看時問道血勢上冲柴胡便得麼王大夫笑道二爺但知柴胡是升提之品爲吐衄所忌豈知用鱉血拌炒非柴胡不足宣少陽甲胆之

氣以鱉血製之使其不致升提且能陪養肝陰制遏邪火所以內經說通因通用塞因塞用柴胡用鱉血拌炒正是假周勃以安劉的法子賈璉點頭道原來是這麼着這就是了王大夫又道先請服兩劑再加減或再換方子罷我還有一點小事不能久坐容日再來請安說着賈璉送了出來說道舍弟的藥就是那麼着了王大夫道實二爺倒沒甚麼大病大約再吃一劑就好了說着上車而去這裡賈璉一面命人抓藥一面回到房中告訴鳳姐黛玉的病原與大夫用的藥述了一遍只見周瑞家的走來回了幾件沒要緊的事賈璉聽到一半便說道你回二奶奶罷我

繡像系林表
還有事呢說着就走了周瑞家的回完了這件事又說道
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看他那個病竟是不好呢臉上一
點血色也沒有摸了摸身上只也剩得一把骨頭問他問
沒有話說只是淌眼泊回來紫鵲告訴我說姑娘現在病
着要甚麼自己又不肯要我打算要問二奶奶那裏支用
一兩個月的月錢如今吃藥雖是公中的零用也得幾個
錢我答應了他替他來回奶奶鳳姐低了半日頭說道竟
這麼着罷我送他幾兩銀子使罷也不用告訴林姑娘這
月錢却是不好支的一個人開了例要是都支起來那如
何使得呢你不記得趙姨娘和三姑娘拌嘴了也無非爲

的是月錢况且近來人也知道出去的多進來的少總繞
不過灣兒來不知道的還說我打算的不好更有那一種
嚼舌根的說我搬運到娘家去了周嫂子你倒是那裡經
手的人這個自然還知道些周瑞家的道真正委屈死人
這樣大門頭兒除了奶奶這樣心計兒當家罷了別說是
女人當不來就是三頭六臂的男人還撐不住呢還說這
些個混賬話說着又笑了一聲道奶奶還沒聽見呢外頭
的人還更胡塗呢前兒周瑞回家來說起外頭的人打諒
着偕們府裡不知怎麼樣有錢呢也有說賈府裡的銀庫
幾間金庫幾間使用的傢伙都是金子鑲了玉石嵌了的

續修系相庚
也有說姑娘做了王妃自然皇上家的東西分的了一半
子給娘家前兒貴妃娘娘省親回來我們還親見他帶了
幾車金銀回來所以家裡收拾擺設的水晶宮是的那日
在廟裡還愿花了幾萬銀子只算得牛身上拔了一根毛
罷咧又有人說他門前的獅子只怕還是玉石的呢園子
裡還有金麒麟叫人偷了一個去如今剩下一個了家裡
的奶奶姑娘不用說就是屋裡使喚的姑娘們也是一點
兒不動喝酒下棋彈琴畫畫橫豎有伏侍的人呢單管穿
羅罩紗吃的戴的都是人家不認得的那些哥兒姐兒們
更不用說了要天上的月亮也有人去拿下來給他頑還

有歌兒們說是甯國府榮國府金銀財寶如糞土吃不窮
穿不窮算來說到這裡猛然咽住原來那是歌兒說道是
算來總是一場空這周瑞家的說溜了嘴說到這裡忽然
想起這話不好因咽住了鳳姐兒聽了已明白必是句不
好的話了也不便追問因說道那都沒要緊只是這金麒
麟的話從何而來周瑞家的笑道就是那廟裡的老道士
送給寶二爺的小金麒麟兒後來丟了幾天虧了史姑娘
撿着還了他外頭就造出這些謠言來了奶奶說這些人
可笑不可笑鳳姐道這些話到不是可笑到是可怕的借
們一日難似一日外面還是這樣講究俗語兒說的人怕

出名猪怕壯况且又是個虛名兒終久還不知怎麼樣呢
周瑞家的道奶奶慮的也是只是滿城裡茶坊酒舖兒以
及各衙衛兒都是這樣說并且不是一年可那裡握得住
衆人的嘴鳳姐點點頭兒因叫平兒稱了幾兩銀子遞給
周瑞家的道你先拿去交給紫鵲只說我給他添補買東
西的若要官中的只管要去別提這月錢的話他也是個
伶俐人自然明白我的話我得了空兒就去瞧姑娘去周
瑞家的接了銀子答應着自去不提且說賈璉去到外面
只見一個小廝迎上來回道大老爺叫二爺說話呢賈璉
急忙過來見了賈赦賈赦道方纔風聞宮裡頭傳了一個

太醫院御醫兩個吏目去看病想來不是宮女兒下人了
這幾天娘娘宮裡有甚麼信兒沒有賈璉道沒有賈赦道
你去問問二老爺和你珍大哥不然還該叫人去到太醫
院裡打聽打聽纔是賈璉答應了一面吩咐人往太醫院
去一面連忙去見賈政賈珍賈政聽了這話因問道是那
裡來的風聲賈璉道是大老爺纔說的賈政道你索性和
你珍大哥到裡頭打聽打聽賈璉道我已經打發人往太
醫院打聽去了一面說着一面退出來去找賈珍只見賈
珍迎面來了賈璉忙告訴賈珍賈珍道我正爲也聽見這
話來回大老爺二老爺去的於是兩個人同着來見賈政

賈政道如係元妃少不得終有信的說着賈赦也過來了
到了晌午打聽的尙未回來門上人進來回說有兩個內
相在外要見二位老爺呢賈赦道請進來門上的人領了
老公進來賈赦賈政迎至二門外先請了娘娘的安一面
同着進來走至廳上讓了坐老公道前日這裡貴妃娘娘
有些欠安昨日奉過旨意宣召親了四人進裡頭探問許
各帶了頭一人餘皆不用親了男人只許在宮門外遞個
職名請安聽信不得擅入準於明日辰巳時進去申酉時
出來賈政賈赦等站着聽了旨意復又坐下讓老公吃茶
畢老公辭了出去賈政賈赦送出大門回來先稟賈母賈

母道親了四人自然是我和你們兩位太太了那一個人
呢衆人也不敢答應賈母想了想道必得是鳳姐兒他諸
事必有照應你們爺兒們各自商量去罷賈赦賈政應答
出來除派了賈璉賈蓉看家外凡文字輩至草字輩一應
都去遂吩咐家人預備四乘綠轎十餘輛大車明兒黎明
伺候家人答應去了賈赦賈政又進去回明老太太辰巳
時進去申酉時出來今日早些歇歇明日好早些起來收
拾進宮賈母道我知道你們去罷赦政等退出這裡邢夫
人王夫人鳳姐兒也都說了一會子元妃的病又說了些
閑話纔各自散了次日黎明各間屋子了頭們將燈火俱

已點齊太太們各梳洗畢爺們亦各整頓好了一到卯初林之孝台賴大進來至二門口回道轎車俱已齊備在門外伺候着呢不一時賈赦邢夫人也過來了大家用了早飯鳳姐先扶老太太出來衆人圍隨各帶使女一人緩緩前行又命李貴等二人先騎馬去外官門接應自己家眷隨後文字輩至草字輩各自登車騎馬跟着衆家人一齊去了賈璉賈蓉在家中看家且說賈家的車輛轎馬俱在外西垣門口歇下等着一回兒有兩個內監出來說道賈府省親的太太奶奶們着令入宮探問爺們內官門外請安不得入見門上人叫扶進去賈府中四乘轎子跟着小

內監前行賈家爺們在轎後步行跟着令衆家人在外等候走近宮門口只見幾個老公在門上坐着見他們來了便站起來說道賈府爺們至此賈赦賈政便捱次立定轎子抬至宮門口便都出了轎早有幾個小內監引路賈母等各有了頭扶着步行走至元妃寢宮只見奎璧輝煌琉璃照耀又有兩個小宮女兒傳諭道只用請安一槩儀注都免賈母等謝了恩來至牀前請安畢元妃都賜了坐賈母等又告了坐元妃便向賈母道近日身上可好賈母扶着小了頭顛顛巍巍站起來答應道托娘娘洪福起居尙健元妃又向邢夫人王夫人問了好邢王二夫人站着回

了話元妃又問鳳姐家中過的日子若何鳳姐站起來回奏道尚可支持元妃道這幾年來難爲你操心鳳姐正要站起來回奏只見一個宮女傳進許多職名請娘娘龍目元妃看時就是賈赦賈政等若干人那元妃看了職名眼圈兒一紅止不住流下泪來宮女兒遞過絹子元妃一面拭泪一面傳諭道今日稍安令他們外面暫歇賈母等站起來又謝了恩元妃含淚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親近賈母等都忍着淚道娘娘不用悲傷家中已托着娘娘的福多了元妃又問寶玉近來若何賈母道近來頗肯念書因他父親逼得嚴緊如今文字也都做上來

了元妃道這樣纔好遂命外官賜宴便有兩個宮女兒四個小太監引了到一座宮裡已擺得齊整各按坐次坐了不必細述一時吃完了飯賈母帶着他婆媳三人謝過宴又耽擱了一回看看已近酉初不敢羈留俱各辭了出來元妃命宮女兒引道送至內官門外仍是四個小太監送出賈母等依舊坐着轎子出來賈赦接着大夥兒一齊回去到家又要安排明後日進宮仍令照應齊集不題且說薛家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日間咩嘴沒有對頭秋菱又住在寶釵那邊去了只剩得寶蟾一人同住既給與薛蟠作妾寶蟾的意氣又不比從前了金桂看去更是一個

對頭自己也後悔不來一日吃了幾杯悶酒躺在炕上便要借那寶蟾做個醒酒湯兒因問着寶蟾道大爺前日出門到底是到那裡去你自然是知道了寶蟾道我那裡知道他在奶奶跟前還不說誰知道他那些事金桂冷笑道如今還有甚麼奶奶太太的都是你們的世界了別人是惹不得的有人護庇着我也不敢去虎頭上捉虱子你還是我的了頭問你一句話你就和我摔臉子說塞話你既這麼有勢力爲甚麼不把我勒死了你和秋菱不拘誰做了奶奶那不清淨了麼偏我又不死礙着你們的道兒寶蟾聽了這話那裡受得住便眼睛直直的瞅着金桂道

奶奶這些閑話只好說給別人聽去我並沒合奶奶說什麼奶奶不敢惹人家何苦來拿着我們小軟兒出氣呢正經的奶奶又難聽不見沒事人一大堆了說着便哭天哭地起來金桂越發性起便爬下炕來要打寶蟾寶蟾也是夏家的風氣半點兒不讓金桂將桌椅杯盞盡行打翻那寶蟾只管喊冤叫屈那裡理會他半點兒豈知薛姨媽在寶釵房中聽見如此吵嚷叫香菱你去瞧瞧且勸勸他寶釵道使不得媽媽別叫他去他去了豈能勸他那更是火上澆了油了薛姨媽道既這麼樣我自己過去寶釵道依我說媽媽也不用去由着他們鬧去罷這也是没法兒的

事了薛姨媽道這那裡還了得說着自己扶了頭往金桂這邊來寶釵只得也跟着過去又囑咐香菱道你在这裡罷母女同至金桂房門口聽見裡頭正還嚷哭不止薛姨媽道你們是怎麼着又這樣家翻宅亂起來這還像個人家兒嗎矮牆淺屋的難道都不怕親戚們聽見笑話了麼金桂屋裡接聲道我倒怕人笑話呢只是這裡掃帚顛倒豎也沒有主子也沒有奴才也沒有妻沒有妾是個混帳世界了我們夏家門子裡沒見過這樣規矩實在受不得你們家這樣委屈了寶釵道大嫂子媽媽因聽見鬧得慌纔過來的就是問的急了些沒有分清奶奶賢蟾兩字

也沒有甚麼如今且先把事情說開大家和和氣氣的過日子也省的媽媽天天爲僭們操心那薛姨媽道是啊先把事情說開了你再問我的不是還不遲呢金桂道好姑娘好姑娘你是個大賢大德的你日後必定有個好人家好女婿決不像我這樣守活寡舉眼無親叫人家騎上頭來欺負的我是個沒心眼兒的人只求姑娘我說話別往死裡挑檢我從小兒到如今沒有爹娘教道再者我們屋裡老婆漢子大女人小女人的事姑娘也管不得寶釵聽了這話又是羞又是氣見他母親這樣光景又是疼不過因忍了氣說道大嫂子我勸你少說句兒罷誰挑檢你又

是誰欺負你不要說是嫂子就是秋菱我也從來沒有加他一點聲氣兒的金桂聽了這幾句話更加拍着炕沿大哭起來說我那裡比得秋菱連他腳底下的泥我還跟不上呢他是來久了的知道姑娘的心事又會獻勤兒我是新來的又不曾獻勤兒如何拿我比他何苦來天下有幾個都是賈妃命行點好兒罷別修的像我嫁個糊塗行子守活寡那就是活活兒的現世報了薛姨媽聽到那裡萬分氣不過便站起身來道不是我護着自己的女孩兒他何句勸你你却何句惱他你有甚麼過不去不要尋他勒死我到也是希鬆的寶釵忙勸道媽媽你老人家不用動

氣俗們既到這裡來勸他自己生氣倒多了層氣不如且出去等嫂子歇歇兒再說因吩咐寶蟾道你可別再多嘴了跟了薛姨媽出得房來走過院子裡只見賈母身邊的了頭同着秋菱迎面走來薛姨媽道你從那裡來老太太身上可安那了頭道老太太身上好叫來請姨太太安還謝謝前兒的荔枝還給琴姑娘道喜寶釵道你多早晚來的那了頭道來了好一會子了薛姨媽料他知道紅着臉說道這如今我們家裡鬧得也不像個過日子的人家了叫你們那邊聽見笑話了頭道姨太太說那裡的話誰家沒個碟大盃小磕着碰着的呢那是姨太太多心罷咧說

着跟了回到薛姨媽房中略坐了一回就去了寶釵正囑咐香菱些話只聽薛姨媽忽然叫道左脅疼痛的狠說着便向炕上躺下唬得寶釵香菱二人手足無措要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寫黛玉病中所見所聞無不觸心刺耳真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境况

王大夫藥案黛玉已是不起之症臨行向賈璉說寶二爺倒沒有甚麼大病意在言外

外人說甯榮二府富豪氣象實在謠言可怕王鳳姐

亦頗有見識惜其貪利忘害不能思患預防遂至合着謠言算來總是一場空乏末句可見富貴人均須於極盛時仔細留心爲持盈保泰之道作者借此警人莫作閒話看

以黛玉患病引出元妃有恙

寫金桂撒潑越顯出寶釵涵養有枯枝生幹雙管齊下之妙

紅樓夢卷卷八十三終

紅樓夢卷八十四

第八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却說薛姨媽一時因被金桂這場氣惱得肝氣上逆左脅作痛寶釵明知是這個原故也等不及醫生來看先叫人去買了幾錢鈎藤來濃濃的煎了一盃給他母親吃了又和秋菱給薛姨媽捶腿揉腦停了一會兒略畧安頓這薛姨媽只是又悲又氣氣的是金桂撒潑悲的是寶釵有涵養倒覺可憐寶釵又勸了一回不知不覺的睡了一覺肝氣也漸漸平復了寶釵便說道媽媽你這種閒氣不要放

在心纔好過幾天走得動了樂得往那邊老太太姨媽處去說說話兒散散悶也好家裡構豎有我和秋菱照看着諒他不敢怎麼樣薛姨媽點點頭兒過兩日看罷了且說元妃疾愈之後家中俱各喜歡過了幾日有幾個老公走來帶着東西銀兩宣貴妃娘娘之命因家中省問勤勞俱有賞賜把物件銀兩一一交代清楚賈赦賈政等稟明了賈母一齊謝恩畢太監吃了茶去了大家回到賈母房中說笑了一回外面老婆子傳進來說小廝們來回道那邊有人請大老爺說要緊的話呢賈母便向賈赦道你去罷賈赦答應着退出來自去了這裡賈母忽然想起合賈政

笑道娘娘心裡却甚實惦記着寶玉前兒還特特的問他來着呢賈政陪笑道這是寶玉不大肯念書辜負了娘娘的美意賈母道我倒給他上了個好兒說他近日文章都做上來了賈政笑道那裡能像老太太的話呢賈母道你們時常叫他出去作詩作文難道他都没作上來麼小孩子家漫漫的教導他可是人家說的胖子也不是一口兒吃的賈政聽了這話忙陪笑道老太太說的是賈母又道提起寶玉我還有一件事和你商量如今他也大了你們也該留神看一個好女子給他定下這也是他終身的大事也別論遠近親切甚麼窮啊富的只要深知那姑娘的

脾性兒好模樣兒周正的就好賈政道老太太吩咐的狠是但只一件姑娘也要好第一要他自己學好纔好不然不稂不莠的反倒耽誤了人家的女孩兒豈不可惜賈母聽了這話心裡却有些不喜歡便說道論起來現放着你們作父母的那裡用我去操心但只我想寶玉這孩子從小兒跟着我未免多疼他一點兒耽誤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只是我看他那生來的模樣兒也還齊整心性兒也還實在未必一定是那裡沒出息的必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孩兒也不知是我偏心我看着橫豎比環兒略好些不知你們看着怎麼樣幾句話說得賈政心中甚實不

安連忙陪笑道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既說他好有造化的想來是不錯的只是兒子望他成人性兒太急了一點或者竟合古人的話相反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一句話把賈母也樞笑了衆人也都賠着笑了賈母因說道你這會子也有了幾歲年紀又居着官自然越歷練越老成說倒這裡回頭瞅着邢夫人合王夫人笑道想他那年輕的時候那一種古怪脾氣比寶玉還加一倍呢直等娶了媳婦纔畧畧的懂了些人事兒如今只抱怨寶玉這會子我看寶玉比他還略體些人情兒呢說的邢夫人王夫人都笑了因說道老太太又說起逗笑兒的話兒來了說着小

了頭子們進來告訴鴛鴦請示老太太晚飯伺候下了賈母便問你們又咕咕唧唧的說甚麼鴛鴦笑着回明了賈母道那麼着你們也都吃飯去罷單留鳳姐兒和珍哥媳婦跟着我吃罷賈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應着伺候擺上飯來賈母又催了一遍纔都退出各散却說邢夫人自去了賈政同王夫人進入房中賈政因提起賈母方纔的話來說道老太太這樣疼寶玉畢竟要他有些實學日後可以混得功名纔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也不至遭塌了人家的女兒王夫人道老爺這話自然是該當的賈政因着個屋裡的了頭傳出去告訴李貴寶玉放學回來索性

吃飯後再叫他過來說我還要問他話呢李貴答應了是至寶玉放了學剛要過來請安只見李貴道二爺先不用過去老爺吩咐了今日叫二爺吃了飯再過去呢聽見還有話問二爺呢寶玉聽了這話又是一個悶雷只得見過賈母便回園吃飯三口兩口吃完忙漱了口便往賈政這邊來賈政此時在內書房坐着寶玉進來請了安一傍侍立賈政問道這幾日我心上有事也忘了問你那一日你說你師父叫你講一個月的書就要給你開筆如今算來將兩個月了你到底開了筆了沒有寶玉道纔做過三次師父說且不必回老爺知道等好些再回老爺知道罷因

此這兩天總沒敢回賈政道是甚麼題目寶王道一個是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個是人不知而不愠一個是則歸
墨三字賈政道都有稿兒麼寶王道都是作了抄出來師
父又改的賈政道你帶了家來了還是在學房裡呢寶王
道在學房裡賈政道叫人取了來我瞧寶王連忙叫人傳
話與焙茗叫他往學房中去找書桌子抽屜裡有一本簿
簿兒竹紙本子上面寫着聰課兩字的就是快拿來一會
兒焙茗拿來了遞給寶王寶王呈與賈政賈政翻開看時
見頭一篇寫着題目是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他原本破的
是聖人有志於學幼而已然矣代儒却將幼字抹去明用

十五賈政道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題目了幼字是從小
起至十六已前都是幼這章書是聖人自言學問工夫與
年俱進的話所以十五三十四五十六十七俱要明
點出來纔見得到了幾時有這麼個光景到了幾時又有
那麼個光景師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便明白了好些看
到承題那抹去的原本云夫不志於學人之常也賈政搖
頭道不但是孩子氣可見你本性不是個學者的志氣又
看後句聖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難乎說道這更不成話了
然後看代儒的改本云夫人孰不學而志於學者卒鮮此
聖人所爲自信於十五時歟便問改的懂得麼寶王答應

道懂得又看第二篇題目是人不知而不愠便先看代儒的改本云不以不知而愠者終無改其悅樂矣方觀着眼看那抹去底本的說道你是甚麼能無愠人之心純乎學者也上一句似單做了而不愠三個字的頭目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必如改筆纔合題位呢且下句找清上文方是書理須要細心領畧寶玉答應着賈政又往下看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而竟不然是非由悅而樂者葛克璫此原本末句非純學者乎賈政道這也與破題同病的這改的也罷了不過清楚還說得去第三篇是則歸墨賈政看了題目自己揚着頭想了一想因問寶玉道你

的書講到這裡了麼寶玉道師父說孟子好懂些所以倒先講孟子大前日纔講完了如今纔講論語呢賈政因看這個破承題倒沒改破題云言於舍楊之外若別無所歸者焉賈政道第二句倒難為你夫墨非欲歸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則舍楊之外欲不歸於墨得乎賈政道這是你做的麼寶玉答應道是賈政點點頭兒因說道這也並沒有甚麼出色之處但初試筆者能如此還算不離前年我在任上時還出個惟士爲能這個題目那些童生都讀過前人這篇不能自出心裁每多抄襲你念過沒有寶玉道念過賈政道我要你另換個主意不許雷同了前人

續修家禮
只做個破題也使得寶玉只得答應着低了頭搜索枯腸
賈政背着手也在門口站着作想只見一個小小廝往外
飛走看見賈政連忙垂手站在賈政側身便問道作甚麼
小廝回道老太太那邊姨太太來了二奶奶傳出話來叫
預備飯呢賈政聽了也沒有說那小廝自去了誰知寶玉
自從見寶釵搬回家去十分想念聽薛姨媽來了只當寶
釵同來心中早已忙了便乍着膽子回道破題倒作了一
個但不知是不是賈政道你念來我聽寶玉念道天下不
皆士也能無產者亦僅矣賈政聽了點着頭道也還使得
已後作文總要把界限分清把神理想明白了再去動筆

你來的時候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寶玉道知道的賈政道
既如此你還到老太太處去罷寶玉答應了個是只得拿
捏着漫漫的退出剛過穿廊月洞門的影屏便一溜烟跑
到老太太院門口急得焙茗在後頭趕着叫看跌倒了老
爺來了寶玉那裡聽得見剛進得門來便聽見王夫人鳳
姐探春等笑語之聲了頭們見寶玉來了連忙打起簾子
悄悄告訴道姨太太在這裡呢寶玉趕忙進來給薛姨媽
請安過來纔給賈母請了晚安賈母便問你今兒怎麼這
早晚纔散學寶玉悉把賈政看文章並命作破題話述了
一遍賈母笑容滿面寶玉因問象人道寶姐姐在那裡坐

着呢薛姨媽笑道你寶姐姐沒過來家裡和香菱作活呢寶玉聽了心中索然又不好就走只見說着話兒已擺上飯來了自然是薛姨媽賈母上坐探春等陪坐薛姨媽道寶哥兒呢賈母忙笑道說寶玉跟着我這邊坐罷寶玉連忙回道頭裡散學時李貴傳老爺的話叫吃了飯過去我趕着要了一碟菜泡茶吃了一盃飯就過去了老太太和姨媽姐姐們用罷賈母道既這麼着鳳了頭就過來跟着我你太太纔說他今兒吃齋叫他們自己吃去罷王大人也道你跟着老太太姨太太吃罷不用等我我吃齋呢於是鳳姐告了坐了頭安了盃筋鳳姐執壺斟了一巡纔歸

坐大家吃着酒賈母便問道可是纔姨太太提香菱我聽見前兒了頭們說秋菱不知是誰問起來纔知道是他怎麼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薛姨媽滿面飛紅歎了口氣道老太太再別提起自從蟠兒娶了這個不知好歹的媳婦成日家咕咕唧唧如今鬧的也不成個人家了我也說過他幾次他牛心不聽說我也沒那麼大精神和他們儘着吵去只好由他們去可不是他嫌這了頭的名兒不好改的賈母道名兒甚麼要緊的事呢薛姨媽道說起來我也怪臊的其實老太太這邊有甚麼不知道的他那裡是爲這名兒不好聽見說他因爲是寶了頭起的他纔

有心要改買母道這是甚麼原故呢薛姨媽把手絹子不住的擦眼泪未曾說又歎了一口氣道老太太還不知道呢這如今媳婦子專和寶了頭嘔氣前日老太太打發人看我去我們家裡正鬧呢買母連忙接着問這可是前兒聽見姨太太肝氣疼要打發人看去後來聽見說好了所以沒着人去依我勸姨太太竟把他們別放在心上再者他們也是新過門的小夫妻過些時自然就好了我看寶了頭性格兒溫厚和平雖然年輕比大人還強幾倍呢前日那小了頭子回來說我們這邊還都讚歎了他一會子都像寶了頭那樣心胸兒脾氣兒真是百裡挑一的不是

我說句冒失話那給人家作了媳婦兒怎麼叫公婆不疼家裡上上下下的不賓服呢寶玉頭裡已經聽煩了推故要走及聽見這話又坐了跌跌的往下聽薛姨媽道不中用他雖好到底是女孩兒家養了蟠兒這個糊塗孩子真真叫我不放心只怕在外頭喝點子酒鬧出事來幸虧老太太這裡的大爺二爺常和他在一塊兒我還放點心兒寶玉聽到這裡便接口道姨媽更不用懸心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經買賣大客人那是有體面的那裡就鬧出事來薛姨媽笑道依你這樣說我敢只不用操心了說話間飯已吃完寶玉先告辭了晚間還要看書便各自去了

這裡了頭們剛捧上茶來只見琥珀走過來向賈母耳邊
旁邊說了幾句賈母便向鳳姐兒道你快罷去瞧瞧巧姐
兒去罷鳳姐聽了還不知何故大家也怔了琥珀遂過來
向鳳姐道剛纔平兒打發小了頭子來回二奶奶說巧姐
兒身上不大好請二奶奶忙着些過來纔好呢賈母因說
道你快去罷姨太太也不是外人鳳姐連忙答應在薛姨
媽跟前告了辭又見王夫人說道你先過去我就去小孩
子家魂兒還不全呢別叫了頭們大驚小怪屋裡就貓兒
狗兒也叫他們留點神兒儘着孩子脾氣備有這些瑣碎
鳳姐答應了然後帶了小了頭回房去了這裡薛姨媽又

問了一回黛玉的病賈母道林了頭那孩子倒罷了只是
心重些所以身子就不大結實了要賭這靈性兒也合寶
了頭不差什麼要賭寬厚待人裡頭却不濟他寶姐姐有
就待有儘讓了薛姨媽又說了兩句閒話見便道老太太
歇着罷我也要到家裡去看看只剩下寶了頭和香菱了
打那麼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兒賈母道正是姨太太上
年紀的人看看是怎麼不好說給他們也得點主意兒薛
姨媽便告辭同着王夫人出來往鳳姐院裡去了却說賈
政試了寶玉一番心裡却也喜歡走向外面和那些門客
閒談說起方纔的話來便有新進到來最善下棋的一個

王爾調名作梅的說道據我們看來寶二爺的學問已是大進了賈政道那有進益不過略懂得些罷咧學問兩個字早得狠呢詹光道這是老世翁過謙的話不但王大兄這般說就是我們看寶二爺必定有高發的賈政笑道這也是諸位過愛的意思那王爾調又道晚生還有一句話不揣冒昧合老世翁商議賈政道甚麼事王爾調又賠笑道也是晚生相與的做過南韶道的張大老爺家有一位小姐說是生得德容言工俱全此時尙未受聘他又沒有兒子家資巨萬但是要富貴雙全的人家女婿又要出衆纔肯作親晚生來了兩個月瞧着寶二爺的人品學業都

是必要大成的老世翁這樣門楣還有何說若晚生過去包管一說成就賈政道寶玉說親却也是年紀了並且老太太常說起但只張大老爺素來尙未深悉詹光道王兄所提張家晚生却也知道况合大老爺那邊是舊親老世翁一問便知賈政想了一回道大老爺那邊不曾聽得這門親戚詹光道老世翁原來不知這張府上本原和邢舅太爺那邊有親的賈政聽了方知是邢太太的親戚坐了一回進來了便要向王夫人說知轉問邢夫人去誰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媽到鳳姐那邊看巧姐兒去了那天已經掌燈時候薛姨媽去了王夫人纔過來了賈政告訴了王

爾調和着光的話又問巧姐兒怎麼了王夫人道怕是驚風的光景賈政道不甚利害呀王夫人道看看是搗風的來頭祇還沒搗出來呢賈政聽了便不言語各自安歇一宿晚景不提却說次日邢夫人過賈母這邊來請安王夫人便提起張家的事一面回賈母一面問邢夫人邢夫人道這張家雖係老親但近年來久已不通音信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麼樣的倒是前日孫親家太太打發老婆子來問安却說起張家的事說他家有個姑娘托孫親家那邊有對勁的提一提聽見說只這一個女孩兒十分嬌養也識得幾個字兒見不得大陣兒常在房中不出來的張

大老爺又說只有這一個女孩兒不肯嫁出去怕人家公婆嚴姑娘受不得委曲必要女婿過門贅在他家給他料理些家事賈母聽到這裡不等說完便道這斷使不得我們寶玉別人伏侍他還不彀呢倒給人家當家去邢夫人道正是老太太這個話賈母因向王夫人道你回來告訴你老爺就說我的話這張家的親事是做不得的王夫人答應了賈母便問你們昨日看看姐兒怎麼樣頭裡平兒來回我說狠不大好我也要過去看看呢邢王二夫人道老太太雖疼他他那裡耽的住賈母道却也不止爲他我也要走動走動活活筋骨兒說着便吩咐你們吃飯去罷

回來同找過去邢王二夫人答應着出來各自去了一時
吃了飯都來賠賈母到鳳姐房中鳳姐連忙出來接了進
去賈母便問巧姐兒到底怎麼樣鳳姐兒道只怕是搖風
的來頭賈母道這麼着還不請人趕着瞧鳳姐道已經請
去了賈母因同邢王二夫人進房來看只見奶子抱着用
桃紅綾子小綿被兒裹着臉皮趣青眉稍鼻翅微有動意
賈母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便出外間坐下正說間只見
一個小了頭回鳳姐道老爺打發人問姐兒怎麼樣鳳姐
道替我回老爺就說請大夫去了一會兒開了方子就過
去回老爺賈母忽然想起張家的事來向王夫人道你該

就去告訴你老爺省得人家去說了回來又駁回又問邢
夫人道你們和張家如今爲甚麼不走動了邢夫人因又
說論起那張家的行事也難合偕們作親太齷齪沒的玷
辱了寶玉鳳姐聽了這話已知八九便問道太太不是說
寶兄弟的親事邢夫人道可不是麼賈母接着因把剛纔
的話告訴鳳姐鳳姐笑道不是我當着老祖宗太太們跟
前說句大胆的話現放着天配的姻緣何用別處去找賈
母笑問道在那裡鳳姐道一個寶玉一個金鎖老太太怎
麼忘了賈母笑了一笑因說昨日你姑媽在這裡你爲什
麼不提鳳姐道老祖宗和太太們在前頭那裡有我們小

孩子家說話的地方兒况且姨媽過來瞧老祖宗怎麼提這些個這也得太太們過去求親纔得賈母笑了邢王二夫人都也笑了賈母因道可是我背晦了說着人回大夫來了賈母便坐在外間邢王二夫人略避那大夫同賈璉進來給賈母請了安方進房中看了出來站在地下躬身回賈母道姐兒一半是內熱一半是驚風須先用一劑發散風痰藥還要用四神散纔好因病勢來得不輕如今的牛黃都是假的要找真牛黃方用得賈母道了乏那大夫同賈璉出去開了方子去了鳳姐道人參家裡常有這牛黃倒怕未必有外頭買去只是要真的纔好王夫人道等

我打發人到姨太太那邊去找他家蟠兒是向與那些西客們做買賣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我叫人去問問正說話間眾姊妹都來瞧了坐了一回也都跟着賈母等去了這裡煎了藥給巧姐兒灌了下去只見喀的一聲連藥帶痰都吐出來鳳姐纔畧放了一點兒心只見王夫人那邊的小丫頭拿着一點兒的小紅紙包兒說道二奶奶牛黃有了太太說了叫二奶奶親自把分兩對準了呢鳳姐答應着接過來便叫平兒配齊了真珠冰片硃砂快熬起來自己用戥子按方秤了攪在裡面等巧姐兒醒了好給他吃只見賈環掀簾進來說二姐姐你們巧姐兒怎麼了

媽叫我來瞧瞧他鳳姐見了他母子便嫌說好些了你回去說叫你們姨娘想着那賈環口裡答應只管各處瞧着看了一回便問鳳姐兒道你這裡聽得說有牛黃不知牛黃是怎麼個樣兒給我瞧瞧呢鳳姐道你別在這裡鬧了姐兒纔好些那牛黃都煎上了賈環聽了便去伸手拿那錦子瞧時豈如措手不及沸的一聲錦子倒了火已撥滅了一半賈環見不是事自覺沒趣連忙跑了鳳姐氣的火星直爆罵道真真那一世的對頭冤家你何苦來還來使捉狹從前你媽要想害我如今又來害姐兒我和你幾輩子的仇呢一面罵平兒不照應正罵着只見了頭來找賈

環鳳姐道你去告訴趙姨娘說他操心也太苦了巧姐兒死定了不用他惦着了平兒急忙在那裡配藥再熬那了頭摸不着頭腦便悄悄問平兒道二奶奶爲甚麼生氣平兒將環哥弄倒藥錦子說了一遍了頭道怪不得他不敢回來躲了別處去了這環哥兒明日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姐姐我替你收拾罷平兒說這倒不消幸虧牛黃還有一點如今配好了你去罷了頭道我一准回去告訴趙姨奶奶也省得人天天說嘴了頭同去果然告訴了趙姨娘趙姨娘氣的叫快找環兒賈環在外間屋子裡躲着被了頭我來了來趙姨娘便罵道你這個下作種子你爲甚麼弄撒

了人家的藥招的人家咒罵我原叫你去問一聲不用進去你偏進去又不就走還要虎頭上捉虱子你看我回了老爺打你不打這裡趙姨娘正說着只聽賈環在外間屋子裡更說出些驚心動魄的話來未知何言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時詞聯對燈謎俱已做過惟入股未曾講究若不一試將來中舉便無根腳故於再入家塾後專寫制藝一層試過文藝後即接寫說親一事引起寶釵金鎖賈母求親是寶玉釵黛二人結果之因

以張家親事襯出寶釵文情曲折紆徐

寶釵親事於巧姐病中說起是以成親亦在寶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筆作識兆

賈環因巧姐而結怨爲將來串賣之根由

紅樓夢卷八十四終

紅樓夢卷八十五

第八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錫子撒了一點子藥那了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了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麼着只叫他們提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趕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

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裡捧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

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狠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甚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到是大家說

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
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
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
賈政等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
王吩咐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却單留寶玉
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
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
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
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
萬歲爺也會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

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
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
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
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
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
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
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
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
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今日你來
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

寶玉寶玉接過來捧着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着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自回院裡去這裡賈政帶着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裡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陸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瓊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着去罷說着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着遞上個紅單帖來寫着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

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爺擬定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瓊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起來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鬧混了寶玉在頂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

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
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
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裡都漆黑的
了還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鳳姐道這是喜
信發動了寶玉道甚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兒個鬧
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裡說話了寶玉又站
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
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
丫頭爲巧姐兒病着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
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

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這也
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
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
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姐方纔說話含含糊糊
不知是甚麼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
不着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
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
着只聽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咩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
甚麼麝月道我們兩個鬪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
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

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甚麼要緊傻了頭不許鬧了說的
兩個人都咕嘟着嘴坐着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寶玉睡下
不提却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
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癡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
少缺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
的事夜間躺着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鵲看他有甚
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
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鵲正在那
裡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如姐屋裡坐着
襲人道坐着妹妹掐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鵲道姑娘纔梳

洗完了等着溫藥呢紫鵲一面說着一面同襲人進來見
了黛玉正在那裡拿着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清
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
好了呢黛玉笑着把書放下雪雁已拿着個小茶盤裡托
着一鍾藥一鍾水小了頭在後面捧着痰盒漱盂進來原
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
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他倒是不好坐了坐
搭越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
裡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
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作甚麼鋤藥道剛纔芸二

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偕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裡候信
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甚麼信呢
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叫他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
入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踱了過來細看時就
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
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
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
踱來想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
走只好姑在這裡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裡去了賈芸只得
快快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

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
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裡間
屋裡書榻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
着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
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
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
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
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
到這裡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
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着他還伶俐

得人心兒纔這麼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甚麼時候又要看人甚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甚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甚麼事實玉道

問他做甚麼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裡鬧的怪煩的說着叫小了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了頭們擺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催催着吃了一口飯兒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牀上一時間忽然弔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爲甚麼都是甚麼芸兒兩兒的不知甚麼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惹得這麼樣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葫蘆來可叫人怎麼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惱人了他一個人就鼓受了你

又這麼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甚麼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牀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衣裳說僭們睡覺罷別鬧了明兒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

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理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哨去人都來了在僭們大門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裡的話正說着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甚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盼着吵還不能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父親陞了郎中了人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

芸趕着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甚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着臉道就不甚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着說道我剛纔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着旁邊站住笑道二爺

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裡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裡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紈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裡屋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

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太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太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會兒纔說道你懂得甚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己已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

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明慧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黛玉也摸不着頭腦也跟着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趣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瞅着他笑鳳姐兒道你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

續像紅樓夢
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着這話却歇着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甚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我這鳳了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狠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得手舞足蹈了一時人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站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攘攘車馬噴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都穿着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爲着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層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着下面尙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

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着衆了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
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
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紈都讓他上首坐黛
玉只是不肯買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
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
媽道咳我到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
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
看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爲甚麼不過來薛
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
臉微笑道姨媽那邊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

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
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记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
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說着了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
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
見金童玉女旗幡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
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
人說這是新打的蓋珠記裡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
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
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裡頭唱的人間只得風情好
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

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
海市蜃樓好不熱鬧眾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
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裡頭回明太太
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甚麼事家人道家去
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裡頭了頭傳進
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卽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卽
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俗們這裡打發人
跟過去聽聽到底是甚麼事大家都關切的眾人答應了
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
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裡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

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
多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
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
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
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泪痕見了薛姨媽便道
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
子因爲頭裡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
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
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要償命
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甚麼商

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起去和太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凶倒是剛纔小廝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裡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一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

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甚麼信打發人卽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裡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議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攬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腳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撻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没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

的人了一則尙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尙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记着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那了頭答應着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厮回來拿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今早用嶠出名補了一張呈子進去尙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

堂能殼番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五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厮寶釵看了一一念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厮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小厮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厮說出甚麼話來下回分解

評曰

敘北靜王生日先向寶玉說吳巡撫保舉一節則陞

任郎中原 因由文章便不鶻突

玉放紅光是精華外露爲走失之象不喜是兆寫寶玉疑心襲人有意偏在黛玉一邊是反跌後文賈芸報信一實一虛卽此一段間事文法亦不雷同

鳳姐出言冒失寶玉忽提芸兒也是冒失妙在一明一暗俱與黛玉心事相關而鳳姐之言黛玉明知寶玉之話黛玉與衆人俱不懂雖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諧却是兩樣文法

蓋珠記冥昇一齣是黛玉天亡影子吃糠是寶釵苦影子達摩帶徒弟過江是寶玉出家影子

於極熱鬧時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風雲不測之象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爲一段敘薛蟠娶妻不賢迎春遇人不淑爲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爲一段敘寶玉再入家塾伏中舉之根八十三四回爲一段敘賈環又結仇怨薛蟠復遭人命伏將來串賣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間夾敘黛玉惡夢元妃染恙及寶玉提親釣魚占兆賈政陞官均係敘現在事迹伏後文根

線

紅樓夢卷八十五終

第八十五回

十七

聚珍堂

紅樓夢卷八十六

第八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
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
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
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
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
這人在僭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
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

他在個舖子裡吃飯喝酒因爲這當槽兒的儘着拿眼瞞
蔣五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五函走了第二天大爺
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
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
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盃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
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就拿盃砸他的腦袋
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
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小厮道這個也沒聽見
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厮答
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

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
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舖裡
兌了銀子叫小厮趕着去了三日後果有回信薛姨媽接
着了卽叫小了頭告訴寶釵連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
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
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裏的人狠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
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
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
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
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

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南京寄寓西京於某年月日備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卽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據兄泣告實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盃誤碰顛門身死蒙恩拘訊見懼受刑承認鬪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定案生兄在禁具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冒死代呈

伏乞憲慈恩准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旣矣激切上呈批的是口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認鬪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捏詞妄控埋應治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而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裡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卽刻又到賈府與王

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千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都屍親張王氏并屍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稟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裏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裏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裏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

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麼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盃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

稟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那日嚇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己認拿盃碰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

有與張三打架酒盃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甚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爲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盃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卽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了一回就死了前日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盃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作將前日屍場

填寫傷痕據實報來件作稟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顛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顛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磕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言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麼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麼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了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爲鬪毆只依悞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

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象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悞傷怎麼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閑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詳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麼審斷終定了

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中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偕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甚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眾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甚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

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眾人只道是病中想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眾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思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裏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裏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裏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裡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了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偕們家的娘

娘我說你們那裏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狠準那老太太叫人將元妃八字夾在了頭們八字裏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有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衆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裏養不住的也不見甚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裏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剉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主什麼辛金爲貴甚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

夫祿馬格又說甚麼日祿歸時貴重的狠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劫而又劫譬如好木大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尙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礙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

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
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
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
太想着說上回家裏有事全仗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
事也難提了心裏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裏也是
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裏
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況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
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裏知縣也正爲預備
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
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

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伴兒就
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恡着爲什麼不把寶
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
不得他先怎麼住着來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
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信以爲實也不便再問正說着賈
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
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傍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着
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
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
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

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己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沒有繫的那條紅汗巾子還有沒有襲人道我攔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自問問襲人道你沒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些混帳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撻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沒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自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

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在我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與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桌上看書寶玉走到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屋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上書的字一個也認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

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看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甚麼上頭的字一個也認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個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着好幾張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稽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

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黛玉道我何嘗真會呢前日身上畧覺舒服在大書案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是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真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没有了這果真是三日不彈手生荆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看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實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鼓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尙學琴於師襄一操便知其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

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制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淫上再

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甯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說着

只見紫鵲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
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
愛聽紫鵲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
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
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踈遠了是的紫鵲不等說完便道
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既這麼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
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
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
沒有甚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
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真的妹

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叫他們都
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卽如大家學會
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
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
彈我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鵲
雪雁也都笑了於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了頭捧
着一小盆蘭花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
裡頭有事沒有空兒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
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
是悲便呆呆的歇看那寶玉此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

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黛玉聽了心裡反不
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鮮葉茂想我年
紀尙小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
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
禁又滴下泪來紫鵝在旁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
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麼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麼又
傷起心來正愁着沒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
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蔣玉函久不提如今離聘娶襲人爲時不遠因借薛

蟠途遇邀同飲酒敘及且卽亦當槽張三注視玉函
爲次日薛蟠生氣砸死張三根由並寶玉聞知查問
紅汗巾襲人嗔說反挑將來聘娶情事靈活關照真
雕龍手筆

先敘批駁初呈後敘覆審翻案財可通神寫盡貪官
情狀

周妃薨逝是元妃引子又補敘算命一層爲次年元
妃薨逝埋根

賈母夢元妃試榮華易盡不是夢境是預兆

寶玉不識琴譜最爲確切會憶余八九歲時偶於書

架上見琴譜一本翻閱一遍一字不識遂細查字與
正字通海篇六書等並無譜中一字疑爲異書又疑
爲仙符不知作何用處三四日尋思不得旣而照寫
幾字請問嚴君方知是彈琴手法今讀紅樓夢恍如
昔年光景爲之啞然

牛不牛寶玉自說妙極

送蘭花引出猗蘭操又因猗蘭操引出下回寶釵歌
詞黛玉和韻血脈一氣貫注

紅樓夢卷八十六終

卷之四